

**编者按:**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遇见,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旅程。在三尺讲台前,在课后辅导中,在与学生朝夕相伴的时光里,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藏着独一无二的育人故事。这些故事,是教育初心的生动诠释,是教育智慧的鲜活注脚。

我初到那所山村小学时,正值初秋。校舍是几间低矮的瓦房,墙皮斑驳脱落,露出里面的黄泥。孩子们在课间奔跑,尘土随着他们破旧的鞋底扬起。

一个约莫十岁的男孩闯入了我的视线。他站在操场的边缘,衣服上沾着泥点,袖口磨得发亮。其他孩子像潮水般涌来涌去,却总是在他周围自动分开,形成一片无形的墙。旁人说他迟钝,家里没人管,在学校“不惹事就好”。

我第一次点名时,他愣愣地站着,直到旁边的同学推了他一把。“到!”他突然喊出声,惊飞麻雀,引来哄笑,他也跟着笑。

翻开他的作业本,几乎全

宜章县第十一中学 白志奇  
乡夜远光灯  
去岁凛冬,寒意沁骨。下班归家烤火许久,身上仍带着未散的寒意。恰在此时,语文老师发来了一张小凡写的周记图。读着他的周记,我仿佛又置身于他文字中的那个夜晚。

那晚,下弦月高悬于漆黑的苍穹。晚自习结束约半小时后,小凡才骑自行车离校。乡间小道漆黑,他一手扶车,一手打着手电筒,在凛冽寒风中骑行。

我开车离校时,注意到了前方的他。为了给他照亮前路,我默默跟在后面,打开远光灯。刺眼的灯光让小凡下意识往路边骑,发现车始终保持距离、不超车,他故意放慢车速试探,见车也随之减速,又频频回望,却被灯光晃得看不清司机面容,只能拼命蹬车。

眼见明亮的镇大街就在近前,他松了一口气。我也在此时收起了远光灯,并加速停在了他自行车边上,缓缓摇下车窗后,露出了我的脸。

“白老师?白老师!”他喘着大气。我并未关注到他惊喜交加神情,只笑着说道:“路太黑了,我就跟在你后面,照了你一路。”我知道不远处就是他家,于是默默右转,消失在拐弯处。

读完他的周记后,我才知他呆立原地许久,懊悔又感动,时至今日也难忘怀。

拨转车灯时,我并未想过暖黄的光束会照进学生心里,更未想过会在某天,会以他的文字为媒介反射到我身上,让我们都遇见光、身处光里,哪怕凛冬也倏地暖意盈满心怀。

# 远山的回响

临湘市第九中学 周雪凤

空白,只有封面上画着歪扭的太阳。当我问他“老师教你写名字好不好”,他眼底闪过光亮。

第二天的写字课上,我握住他粗短、带泥的小手,一笔一划教他。他身体僵硬,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的名字,他也跟着念,声音里带着惊喜,仿佛第一次发现那两个字与自己有关。

渐渐地,我的桌前热闹起来,孩子们从围观到主动帮忙。“那一竖歪了!”小姑娘指出错

误,在我的鼓励下,她接过笔耐心示范着:“要这样写,知道吗?”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,孩子们争当“小先生”,教他写字、数数。

奇迹发生在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。那天,他穿着干净衣服,头发整齐。写字课上,他指着本子上的名字,清晰念出自己的名字,眼神亮晶晶地等我夸赞。“对!这就是你的名字!”我忍不住摸摸他的头。那一刻,周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,孩子们比他还激动。

从那以后,他不再孤单。课间有人拉他玩弹珠,输了也耐心教他,放学总有同学陪他走到村口。

离开那天,他塞给我一张写满他名字的纸条,还有一行小字:谢谢老师。他指着同伴说:“他们教的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眶突然湿润了。原来,我教给他的名字,而孩子们教给他的,是整个世界的善意。

多年过去,那个秋日教室的画面依然清晰:阳光穿过木窗,尘埃起舞,曾经被孤立的孩子坐在中间,周围环绕着热情的“小老师”。那些稚嫩的声音汇成一首奇妙的歌谣,穿过时光的长廊,在我心中回响。

## 笔尖下的向阳花

怀化市铁路第一小学 张林

一个桂花飘香的午后,他怯生生地问:“老师,向日葵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,会不会很孤单?”

我握着他的小手说:“它是在积攒力量,等待第二天太阳升起。你也是一朵正在积攒力量的小向日葵啊。”

慢慢地,小杨的周记越写越精彩。他笔下奶奶的向日葵田,满是对父母的思念与对生活的期待。我在班上朗读了这篇周记,教室里响起了真诚的掌声。

我将文章投给少儿杂志。

当样刊寄来,小杨兴奋地跑遍校园,眼中满是光芒。放学时,他塞给我纸条:“老师,我也要像向日葵,我也要让文字发光。”

去年教师节,我收到来自省城师范大学的包裹。里面是一幅水彩画——金黄的向日葵田里,一个穿校服的小男孩捧书而立。画纸背面写着:“您让我相信自己会发光,我要成为像您一样的老师。”

阳光落在杂志上。我忽然明白,教育最美的意义,莫过于守护每一颗向阳的童心,让它们在爱与信任的土壤里,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灿烂光芒。

当时只觉得孩子的话天真,一笑置之。如今看来,那稚嫩的字句竟是一颗种子。

“孩子们等着我呢。”小萱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在,“唐老师,您有空来听我讲课呀!”她走开几步,又回头喊道:“我现在也教语文!”

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转角。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午后,小萱红着脸递给我一张卡片,上面用彩笔写着: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。”
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如今才明白,教育原来是一场漫长的回响。我们站在山谷这头呼喊,许多年后,听见自己的声音从那头传来,却已被时光酝酿得更加清亮饱满。

## 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

石门县楚江街道中心学校 唐鸿

晨光初透,九月的气息裹着桂香,在微凉的空气里漫漶。这所在县城周边的小学,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

忽然一个抱着书本的年轻女教师迎面走来。“唐老师!”一声清脆的呼唤如此熟悉。我抬眼望去,一张面孔分明熟悉,名字却卡在喉间。她见状即刻笑道:“我叫小萱,和娟娟、丽丽一个班的。我记得您教我们语文教得可好了……”她语速轻快,眉眼弯弯,恰如从前在课堂上抢答问题时那般机灵。我那点窘迫,竟被她三言两语化解了。

我一时怔忡。眼前这抱书疾行的教师,分明还是我记忆中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。如今书本易了位置,她从接书人成

了递书人。

“你都当老师了啊?”话脱口而出又自觉好笑。她粲然一笑:“是啊,唐老师你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。”说着腾出一只手理了理鬓发,那姿态忽然与我记忆中自己的小动作重合了。

走廊尽头飘来孩童的诵读声。恍惚间,时光倒流十年,也是这样的早晨,我站在讲台上,底下几十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。小萱总坐在第一排,睫毛长而密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

记得某日我布置作文《我的理想》,她写:“我想成为唐老师那样的老师。她念‘春风又绿江南岸’时,眼睛也会绿起来,好像真的看见了江南。谁哭了,她就走过去摸摸谁的头……”

